

刘祖培

密

林



2 041 6161 9

密 林



祖 培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二 年 · 北 京

内 容 说 明

一九五八年春天，一支由转业军人组成的农垦新军，开进了西双版纳的原始老林。他们怀着对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崇高目标，在蛮荒的处女地上披荆斩棘，用汗水和鲜血浇灌出一株株橡胶树的幼苗。

可是，神秘的原始老林里，危机四伏。不仅暗伏着成群的“野牛”，还居住着奇怪的“麻风病人”，他们用凶悍的进攻和狡猾的伎俩，妄图泯灭人们的希望，而那场“左”的政治旋风，又造成了新的伤害……但不管有多少曲折，真总要战胜假，善总要战胜恶，美总要战胜丑，即使在风暴中，坚强的树苗总要在生活的土壤里扎根！

在本书里，有对祖国特异自然风光的热情赞颂，有对边地少数民族习俗的生动描写，有对知识分子坎坷遭遇的真实记录，也有对丑恶灵魂的鞭笞与揭露……本书情节生动，行文流畅。是献舞青年奔向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颂歌。

密 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

字数 245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1 $\frac{3}{4}$ 插页 2

1982年5月北京第1版 198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 00,001—45,000

书号 10019·3502

定价 0.90 元

第 一 章

一九五八年初春。

军营里的冬青树，叶色转得更绿，叶面就象涂了一层油彩，亮闪闪地闪着光；春风在这绿色的长堤上磨快翅膀，轻捷地从花丛和果园里飞过，把百花的芬芳和果实的甜蜜吹散开来，使这座边城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沁人肺腑的春的气息。

桃花吐蕊了，鲜红的骨朵上抹着朝霞的金辉；木瓜树上，挂下了一团团淡青色的哑铃；翠竹挥舞着柔软的长鞭；棕榈打开一把把坚实的团扇；香蕉丛拍着巨大的巴掌，在春风中发出呵呵不绝的笑声。……

锦绣边陲，飞花点翠，千里沃野，生机盎然——正是播种的大好时光。

副师长齐涌泉昨天刚从北京开会回来，在昆明一下飞机，他便向军区要了一部军用吉普车和两名驾驶员，让他们轮换着打方向盘，盘山绕岭地急驶了整整一个昼夜赶回来。人刚回到师部，立即摇电话到教导队，叫等待转业的侦察连指导员解进马上来见他。

不到一刻钟，门口便传来响亮的“报告”声。齐涌泉上前拉开房门，对门口站着的一个年轻军人笑着说：“小解放！你跑得好快哟。进来！进来！”随即打开抽屉，端出一个糖果碟

子，“你不抽烟，吃糖吧，首都带来的。”

解进拣起一颗硬糖，剥去包装纸，丢进嘴里嚼碎，又端起齐涌泉递过来的半杯温开水，咕嘟嘟喝了个底朝天。他抹掉唇上的水迹，说：“粮草加足了，请首长下达指令吧。”

齐涌泉点着他的鼻子：“又心急了，嗯？”

“在教导队里憋了半个月，再憋，肚子都要炸了！”解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

“炸不得哟！”齐涌泉接着他的话，风趣地说：“留着它，再甜甜地来吃这块‘糖’。”说着，把一张图纸移到解进面前。

解进低下头，看着这张芒果叶子似的草图，感到有几分眼熟，但一时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他疑惑地问：“这就是我们要去建设农场的地方吗？”

“对。你估估，有多大面积？”

解进用侦察兵的眼光扫了扫图上的比例尺，说：“有七、八万亩吧？”

齐涌泉举起两个巴掌：“十万亩还挂零呢。”

“嘿嘿山！”解进不觉讲出了一句云南土话，搓搓手掌说：“好嘛！‘糖’块越大，吃起来越带劲。”

“你打算怎样吃法？”齐涌泉眯着眼睛问。

“愚公移山——一锄锄地挖！”

“挖？”齐涌泉指着窗外密密的冬青林，“嗯，你倒来挖它试试看！”

解进眼睛一亮：“哦，那里都是灌木丛？”

“比灌木丛难对付得多。”齐涌泉用手在图上一抹说，“全是一片原始老林。”

这一点，解进可没有想到。在原始老林里开什么荒？种什么东西呢？一九五〇年在边疆剿匪的时候，他钻过那种林子，吃尽了苦头，至今仍记忆犹新。想了想，很没有把握地问：“首长！叫我们去那里狩猎？”

“哈哈！”齐涌泉开怀地笑了：“你呀，也和我去北京开会时一样，思想上缺乏准备哟。”

“那……我们是去？”

“当老母鸡！”

“当什么？”

“老——母——鸡！”

解进用心琢磨起副师长话中的意思来。想呵想呵，他的眼光唰地亮了，拍着膝盖说：“着呀！我们这几百个人，先去把住窝，然后象老母鸡那样下‘蛋’，孵出一窝窝‘小鸡’来。”

齐涌泉眼角上笑起了皱纹，但脸上却很严肃地说：“母鸡抱蛋，我们都见过的，辛苦得很呐。等小鸡活蹦乱跳地出壳时，老母鸡身上瘦得只有一把骨头了。”

“不怕！”解进紧接着说，“只要能为国家种出粮食，辛苦一点算得了哪样？”

“你说种什么？”

“粮食啊。”解进颇为自信地回答说。

“不对。”齐涌泉摇摇头。

“那么是——果林？”

“也不对。”

“晓得了，一定是甘蔗、茶叶那些经济作物。”

“都不对。”

一连三个“不对”，把解进说懵了。他眨着眼睛，一时讲不出话来。

齐涌泉不慌不忙地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四四方方的小木盒，把盖子打开，指着里面的一件小东西说：“就种这个。”

解进好奇地望着，木盒的红丝绒衬垫上，放着一颗板栗那样的果实，但比板栗稍大，呈椭圆形，在光滑发亮的球体上，分布着一道道淡黄色的花纹，十分好看。他爱不释手地捧过木盒，象观赏一件艺术品一样地转来转去地看：“首长！这是什么呀？”

“没见过吧？”齐涌泉告诉他说，“这是橡胶籽。”

“橡胶籽？”

解进紧盯着木盒里的籽实，眼中放出熠熠的光辉：“这就是能制造汽车、大炮、飞机轮子的那种橡胶树的种子吗？”

“是啊！想不到吧？”

解进点了点头，兴奋而又新奇地说：“不是讲，橡胶树只有巴西、马来亚、印尼那些国家才长得出来吗？这种树我们也能栽？”

“怎么不能？”齐涌泉肯定地说。“我们查到了资料：一九〇四年，滇西盈江的一个土司，从日本回来的时候，在新加坡买回了八千株树苗，带回盈江种植。一九四八年，一些爱国华侨又从泰国运回来一万多株橡胶苗，种在西双版纳的橄榄坝。”

“后来都成活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齐涌泉摇摇头。“由于经营不善，当时的政府也没有人出头支持，让它们自生自灭，大部分都死了。”

“唉！真可惜。”解进叹了口气。

“不过，也没有全部死绝。”齐涌泉接着说：“听说，解放时盈江那里还有两棵活着；我们这边橄榄坝就更多了，还剩下八十多棵呢。”

“照这么说，西双版纳这边还是能种橡胶树的！”

“可不是么？八十几棵自然是少了些；但它说明了一个问题，我们云南边疆也能长橡胶！”

齐涌泉兴奋地站了起来，在屋内来回走了两趟，指着解进手中捧着的小木盒说：“橡胶这东西可是宝贝，用处大得很。帝国主义者一直对我们封锁、禁运，阻挠我们得到这种战略物资。在黑市上，象这样一小颗优良母树上摘下来的种子，就要卖一两黄金。”

“真会敲竹杠！”

“是呀！他们不但不会给我们种子，就是橡胶，我们出八斤大米去换一斤，他们还不情愿呢。”

解进的心象被一根针刺了一下，愤愤地说：“太欺人了！我们自己种！我不相信我们就种不活橡胶树。”

齐涌泉点点头，说：“解放后，我们已在海南岛开辟了自己的橡胶园；但是，随着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，只靠海南岛一个地方就很不够了。为了扩大橡胶树的种植面积，多年来，我国的热带植物科学工作者，一直寻找新的建设基地。经过反复勘测和实验，现在，我们终于在云南找到这样的地方了。”齐涌泉兴奋地挥着手说：“这次到北京，我见到老首长王震，他对我说，‘希望下农场去的部队同志，发扬当年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大生产的革命精神，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这头巨足，

作出新的贡献。’”

齐涌泉接着说：“生长橡胶树的自然条件——土壤、植被、温度、湿度、雨量、日照等等，我们要去的这个勐春坝，都是具备的。就看我们有没有本事把它种出来了。”

解进听了只觉心头热烘烘的。他知道副师长把他叫来，一定有什么任务要他去完成，迫不及待地催促说：“首长！你就给我下达具体命令吧。只要是去种橡胶，到哪里，干嘛行，都行。”

“好！”齐涌泉喜爱地拍拍他的肩膀：“明天，你跟闻科长带着打前站的人就走；一星期后，我们在西双版纳的密林里会师。”

解进临出门时，齐涌泉把小木盒递给他，说：“这颗种子，是王震将军叫我带回来的，就交给你保存吧。”

“是！”

五分钟后，解进又大步流星地往回走，只觉得浑身舒坦。

多好呀，橡胶！有了这种神奇的树，祖国的建设将更加发展，钢铁的国防将更加巩固。这可是祖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只巨足呵，一定得让它坚强地在东方的大地上站立起来！

解进低着头，急急忙忙地走着，不想一头撞在一个人的胸脯上。他抬头一望，喜出望外，说：“老科长，是你呀！快说，我们这个前站怎么打？”

这个人就是齐涌泉提到的师部管理科长闻伯耕，他虽说是个“三八”式干部，参军二十个年头了，但仍保留着一个普通农民的样子。剃得光溜溜的脑袋，配着一副紫黑色的团脸。一圈毛胡子，几乎把两片薄嘴唇包裹起来了。因为年纪大了

点，又有风湿关节炎，这次转业，组织上照顾他，让他到内地一个城市的财贸部门工作，但他谢绝了，主动申请到边疆去。听到解进问他前站怎么打，他笑呵呵地说：“小解，准备出大力气吧！”说完，又挺神秘地补充说：“欸！你知道吗？这回，咱们都可以去‘留留洋’啦。”

“留洋？”解进一时没转过弯来。

闻伯耕摸摸胡子，故作严肃地说：“去巴西呀！我们自己的巴西——西双版纳呵！”说毕，发出一阵爽心的大笑，惹得解进也跟着笑了一场。

“老科长！你不是说要先请假回山西老家看看吗？怎么又要带领我们去打前站？”

“探家？不忙。”闻伯耕作了个阻止的手势：“老乡老土、老夫老妻的，早看晚看还不是一样？种树要紧呵！告诉你，我活了五十岁，稀奇古怪的东西也算见识过不少，就是没见过这种能长出橡皮的树呀。”

“可你和老婶子十来年没见面了……”

“十年算啥？我盘算过了，过上一年半载，叫她带上儿子一同来和我种橡胶，到时候不就天天团圆了？”

解进怀着敬佩，点了点头。

闻伯耕又告诉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小燕子要飞回来了。”

小燕子是副师长的独生女儿，名叫齐燕。自从齐涌泉的妻子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后，她便一直寄养在农村一个姑母家里。解放后，党组织送她进了学校，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。目前，正在华南一个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里实习。她来做什么呢？

闻伯耕说：“是副师长通过组织，把她专门要回来的。”

“和我们一同下农场吗？”

“那当然。”闻伯耕乐滋滋地道：“嘿嘿！我们这些大老粗，到底也有了喝墨水的接班人啦。”

“父女出征，这太有意义了。”解进也不由高兴地说。

“对着哩！过去战争年代，我们不就是‘母亲送儿上战场，妻子送郎打东洋’吗？如今，为了社会主义建设，咱再来一次父子并行，夫妻同征吧。”

解进连连点着头。

闻伯耕又关怀地问：“兰英怎样，下去身体能顶得住吗？”

“没问题。”解进不加思索地回答说：“她的决心早下定了，跟我走。”

“下去后，你可得好好照顾她呀！”

闻伯耕有事要走，吩咐解进说：“回去后就把打前站的人挑出来。我办完事情，晚上就搬到教导队去。”

“好，我们去帮你搬行李。”

“帮我做啥？咱也长着胳膊腿呀。”闻伯耕风趣地用手拍拍补疤裤子，笑呵呵地走了。

解进转过身，迈着比来时更急的步子，向教导队飞奔。……

第 二 章

万里晴空，一朵朵镀着金边的彩云，缓慢地从远山之颠往景洪坝子中央浮来。位于澜沧江畔的这座黎明的城市，被包围在一片绿荫和花丛中。几株提早开花的凤凰树，枝叶纷披，躯干轻柔，一串串金黄色花朵迎春怒放，散发出阵阵清香。

西双版纳特种林木园，隐藏在离城十华里的一个小山洼内。青葱葱的树林子，组成一排高大严密的围栅，使路过的行人很难看到里面那个奇花异木的世界。园门口，并排长着两棵高大的棕榈树，就象两个守门的卫兵，从这两棵棕榈树往前走，是一条三四百公尺长的甬道，碎石铺的路面打扫得很洁净。路的两旁，等距离地栽着一篷一篷长着大叶片的热带作物，它们叶簇相接，好象手牵手站在路边的仪仗队，在等待着欢迎前来参观的客人。

现在是早晨八点钟。特林园门口，的确有几个人站在棕榈树下，翘首往大路上张望着。

站在最前边的，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人，身材高大，头发花白，精神饱满。他上身穿着一件短袖白棉线衫，下面是一条黄斜纹布的短裤，两截裸露的小腿肚，被太阳晒成了棕色。脚上没穿袜子，只套着一双麻线打的草鞋。他便是这个特种林木园的创始人，名叫柳纯之，是一位著名的热带植物科学家。站

在他身边的是一位个子较矮的女同志，梳着短辫子，眼睛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。她姓林，是个技术员，专门负责向前来参观的客人介绍情况。由于天气炎热，她在短袖的花格子衬衫下面，系了一条淡绿色的布裙子。在他们两人身后，还站着几个办公室的行政人员。

在一般情况下，有人来参观，只由林技术员接待就够了，但今天的情形有点特殊，来的不是普通客人，而是要把这个特林园几年来研究出的成果，在实践中去进行检验、补充和推广的西南边疆第一代橡胶工人啊！这意义是不同寻常的。所以，连特林园的主任柳纯之也出动了，而且早早地便站到大门前来等候着。

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，
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……

一阵嘹亮的歌声，配合着嚓嚓的脚步声，从大路拐弯处直响过来。二十多个转业军人排着整齐的队列，一直走到特林园门口，带队的年轻指挥员喊了“立定”的口令，大步跑上前来，向站在前面的柳纯之行了一个军礼，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叫解进，是农场来打前站的……”

“欢迎！欢迎！”柳纯之不等解进说完，立即热情地向他伸出手来：“很久就盼你们来了，真是望眼欲穿啊。”

林技术员在旁插言说：“柳主任自从听到部队同志要来建立橡胶农场的消息，高兴得不得了。昨天就向农垦分局办事处打了好几次电话，问你们什么时候过江来呢。”

解进真诚地说：“大家下来时热情很高，也有决心为祖国

的农垦事业作出贡献，但不瞒你们，对种橡胶我们可真是一窍不通呢。”

“这不要紧。”柳纯之挥手一指：“看这个山洼子，原先也是一片荒茅草，现在不也绿树成荫了吗？”说着把手挥了两下，“走吧走吧！别让大家在门口呆站着了，下午你们不是还要继续赶路吗？”

解进又下了个口令。转业军人们自动排成双行，从棕榈树下穿过，顺着绿色的长廊往前走去。

一进入特林园，转业军人们都睁大好奇的眼睛，东边望望，西边瞧瞧，对周围的环境感到十分新奇。十八岁的龙桂芸，圆圆的脸上神采飞扬，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在眼眶内滴溜溜转，指着路边的树木，用她当广播员时练出来的标准普通话，向和她并排走着的一个姑娘提问说：“燕姐！这叫什么树？”

这个叫齐燕的姑娘，便是闻伯耕提到过的齐涌泉的独生女，她是在龙桂芸她们出发的那天早上，坐军用飞机赶到师部驻地的。下飞机后和父亲没说完三句话，又匆匆爬上汽车，随同闻伯耕一齐打前站来了。她比龙桂芸大三岁，留着运动员式的短发，穿一套蓝布工装，丰满的胸脯显露出青春的健美。听到自己新结识的女伴的问话，不加思索地回答说：“这叫油棕。”

“油棕？有什么用处，是专门栽来美化环境的吗？”

“不，”齐燕解释说，“它不仅能装饰和美化环境，还是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；结出的果实含油量相当高，一亩地的油棕能够产油五、六百斤，有‘世界油王’之称呢。”

“唉唷！真了不起。”

接着，龙桂芸又东指西指地问齐燕：这是什么植物？那叫什么果子？这个应该怎样选种，那个应该如何栽培？齐燕都一一作了回答。龙桂芸心中羡慕极了，感叹地说：“你懂得的东西真多啊！我什么时候能象你这样就好了。”

“傻姑娘！发什么愁呢？”齐燕鼓励她说：“象你这样爱动脑筋的人，不要几年，肯定会比我懂得还多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当然，”齐燕眺望着四周郁郁苍苍的林木，兴奋地说。“这里的自然环境和海南不同，有许多植物，我也叫不上名字。西双版纳可真是一个绿色的宝库呐。”

说着讲着，绿色长廊已走到了尽头。

柳纯之陪解进走到这里，停下步，有点歉然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失陪了。先让林技术员陪你们去参观。参观完了，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解决的问题，请再来找我谈。好吗？”

“好的。”

柳纯之走后，解进放眼把周围的环境打量了一番。他发现这个规模很大的特种林木园内，除了树木，还是树木，只有长廊尽头处搭着几排简陋的草房，和草房后面的一幢砖瓦结构的小楼。除此之外，再也看不到别的建筑物了。

“解指导员！请同志们先到会议室里去休息一下吧！”林技术员指着中间的一个大草棚对他说。

解进让值星班长张超虎把队伍带进草棚。棚内放着几排用竹子搭成的长桌和条凳，桌凳的脚都钉入地下。靠门的地方摆着一张小方桌，桌上放着茶杯和保温桶。林技术员一进门就忙着泡茶，解进阻止地说：“技术员！让大家自己来吧，谁

渴了谁自己倒。”

林技术员也不谦让，等人们坐定后，走到一块大黑板前，将上面挂着的一卷纸打开，指着上面的图说：“请同志们先认识一下，这就是橡胶树。”

一听说这便是那种神奇的树，所有的人都从座位上抬起头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黑板。

林技术员解释说：“请同志们记住，橡胶树和别的树木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，就是它的每一柄叶片都是由三片叶子组成的，所以也叫‘三叶树’。”

转业军人们纷纷掏出自来水笔和小本子，仔细地记录着。其中有一个身背铜号的小战士更为心细，他不但把女技术员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，还把挂图上绘着的橡胶树的根、茎、叶、果的形状都描到本子上。他叫丁一龙，十九岁，四川人，因为长得矮小，生性又活泼好动，大家都亲切地喊他“丁丁雀”。

林技术员清脆的声音在茅棚中继续响着：“橡胶和钢铁、石油、煤炭，同为工业的四大支柱，不仅经济价值高，在国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在生产发展中，它和钢的比例是100:1—1.5。”

“报告！”丁一龙没听明白，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手贴裤缝说：“请技术员再讲讲，啥子叫这个——一百，吨，比这个……”

林技术员发觉自己讲得不太通俗，抱歉地笑笑，说：“就是说，我们国家每生产一百吨钢，就必须生产一到一吨半橡胶，才能适应国民经济有计划、按比例地发展。”

“哦！要这么多？”听讲入中，有谁小声发出惊叹。

林技术员继续往下讲：“橡胶在国防和工业上这样重要，

而我们国家又不能大量生产。靠从国外进口吧，一是数量有限；二是价钱贵得惊人；三呢，还有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。因此，我省的科学家们，决心在祖国辽阔的疆土上试种橡胶树，开辟新的橡胶生产基地。一九五三年，老主任柳纯之带领着一批年轻的科学工作者，背着背包和一袋橡胶种子，从内地长途跋涉了一个月，到这里来披荆斩棘，播下了第一批种子，育出了第一批胶苗，开出了第一座林地，终于在去年，割出了第一杯胶乳！”

“哗——！”茅棚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。

林技术员掏出手绢，轻轻擦了擦额头上渗出的汗珠，说：“但是，这只是小片土地上取得的初步成果。怎样把这些成果在大面积上推广，让一棵树化成一片森林，这个任务嘛，只有依靠同志们去继续完成了。”

介绍结束，女技术员领着转业军人们去园林里实地参观。

他们先来到一座亚热带果木园。这是一个珍奇的水果世界，从不同地带和国度引种进来的果树，友好而繁茂地生长在一起。各种形状的果实，挂满枝头；一股股浓郁的水果香味，弥漫在空气中，逗引得一群金色的小蜜蜂嗡嗡地欢唱着，在枝叶花果间旋舞不停……

“噍！好香好香。”

“噢！真美真美。”

丁一龙滑稽地扬起鼻头，这棵树前闻闻，那串果下嗅嗅。

龙桂芸猫下腰，这棵树下串串，那朵花前站站。

两个人缠着女技术员，一会儿问：这叫啥子树？一会儿